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四月七日丙寅盡九日戊戌

七日丙寅邦昌令寺觀建聖壽節道場 邦昌遣蔣師愈程巽等齎咨目於康王曰邦昌伏自拜違已而北去所遭難不可備詳仰惟王慈必蒙矜憫昨自燕山九月餘

日全師再舉之後沓不聞耗至冬臘月二十日還闕以今年正月十五日還城外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外凡使人一行盡留不遣二月七日又聞宣金國之令遂遷二帝皇太子及太上皇皇后以下后妃嬪御諸王公帝姬并宗室近屬皆出六宫遂空既而人欲洗城焚燒宗廟社稷百萬生靈分為魚肉俄然俾推異姓方免屠城廟社景靈宫乃不燒毁尋奉少帝御筆付孫傅等今並依元帥指揮方為善計無拘舊分妄為禍

福速招速累於時公卿士大夫號慟軍前以救君父而邦昌對二太子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絶而復蘇敵執偽命終莫能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縁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刀赴井陷河求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彦宗等齎青城文字與吳幵莫儔俱至邦昌則訶責彦宗又對衆駡城中文武百官為自免之計逼人以首惡之名皆受國恩一旦如此曾不如

蛇雀尚知報恩我若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而退邦昌遂不復飲食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回二帝之遷唯從權且與承當此事則存宗廟保社稷景靈像設皆得無虞而一城文武百官億萬生靈皆得性命可為後圖豈非忠孝之大也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而壞了後事累及二帝豈得為忠臣乎邦昌身為宰輔世荷大恩而不能報主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與

復之計有在於從權以濟大事故遂忍死於此欲追二
帝之還而報之殿下也茲幸敵騎已退道路可通故差
刑議曹之壻蔣師愈本府內知蔡琳承務郎程僎齎此
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廢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存
全伏惟殿下盛德在躬四海系望願寬悲痛以貢陳初
夏方暄更乞倍保玉重邦昌無任瞻望激切之至四月
五日邦昌惶恐咨目上覆康國大王殿下幕府尋詢師
愈等所以差來之因師愈等曰邦昌先差兩番使臣李

興潘景熹等未回聞有帥府探兵入城邏者得之邦昌問來歷乃知王在濟州故遣師愈等來大元帥咨目答邦昌咨目曰咨目上太宰相公閤下天降大禍不使前期殄滅而使聞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淚不禁窮天下之楚毒不足為喻便欲引繩伏刃而二聖之鑾輿未復四方將士忠憤責以大義集兵數踰百萬諭使邀迎率皆響應蚤夜以覬從容浹月自謂知心故北來。之使聞流言而不信士大夫將佐亦皆云爾

今奉來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謬天或悔禍可覬二聖之復所論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眙失措其何承顧皆緘藏内府責在守者侯鑾輿歸而上之九廟不毁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矣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顧相公恊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雖身膏敵手受賜而死矣氣令漸熱伏惟鈞候動止康裕方寸亂修謝不能多及咨目上太宰相公閤下遣成忠郎黄永錫齎

詣邦昌投下且令覩變邦昌遣其甥吳何責邦昌咨目於大元帥蔣師愈到帥府言曰邦昌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王喜悦召吳何飲以酒賜金十鋌以寵之何往日同王奉使斡里雅布寨中至是王與之叙舊不忘

宗室叔尚領兵到京城宗室武郎叔尚領兵七千到闕屯於青城號趙大王小人初未知叔尚起兵之因但聞宗室以兵至亦頗欣喜

八月丁卯邦昌賜學校之士恩各有差監察御史馮伸

狀申太宰相公速行改正伏見金人不靖刼二帝北行且選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敵退多日吾君之子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適然後據有中原為久假不歸之計仲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為金人未遠因循未能盡

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益人心未孚一旦喧鬨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候立趙氏了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伊周再生無以復加如以仲言為不然即先次就戮仲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

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兵
馬大元帥府移檄郡邑檄曰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
死如歸者烈士之勇凡在率土世沐湛恩今陳瀝血之
辭庶致捐軀之効昔上皇禪位下詔責躬事出忱誠人
皆惻隱恭惟皇帝遵養潛邸十有五年克勤克儉博通
經史天下延頸莫不歸心及受禪之初金人大入許割
三鎮乃肯退師皇帝念祖宗之故疆乃陵寢之重地請
計租賦之入以為歲幣之常乃曰渝盟實惟求釁再操

戈而詣闕遂鼓衆而來埽至於屈已稱臣露章引咎初歛兵而不下詭曰通和既邀駕以出臨乃輙留駐且上已降詔而割地民不恱服而拒闗又為隙端以肆貪欲今者二聖太子諸王近臣皆質敵營悉將北去考之自昔未有或然臣子之心痛徹骨髓其昨奉虜旨充兵馬大元帥唱義率衆影從嚮荅數百萬衆奮怒而前内揆人心可知天意逼逐強敵今兹已行而強抑臣僚俾僭位號天怒人怨曷能安居已遣大兵糾合諸郡把扼險

阻焚絕河梁或迎擊於前或追躡於後期於掃淨邊塵迎還兩宮外帥臣諫司郡守縣令共統驍銳之衆使堅忠義之心撫柔良之民毋忘歸戴之舊凡關津之出入謹於防姦戍文書之往來審於辨詐以報皇朝之涵養以底天下之治安報德賞功決非空言三辰在上實聞斯言檄書到日曉示軍民教令知悉右劄付某處先是二日雕印檄書至八日封角行一淮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宣總司仰火急星夜施行

九日戊辰邦昌召侍從職事官議事晚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行太宰事書曰以身狥國蓋常質於軍前忍死救民姑從權於輦下幸外兵之悉退使初志之獲伸載惟遭變之非常本濟皇圖於有永今則保存九廟全活萬靈社稷不隳衣冠如故奉迎太母實追少帝之玉音表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退舍兵未越河尚虞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據今聞探漸已北還既禍亂之稍紓豈權宜之敢久延福宫太后

宜遵依奉欽聖憲肅皇后詔旨上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緣遣使康邸未審行府所在軍國庶務不可曠時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予位冢宰實總百工誓殫朴忠以輔王室惟天心之悔禍起帝胄以應期二帝雖遷頼吾君之有子多方時乂係我后之新猷邦其永享於休予亦有幸於世

田天録曰先是呂好問在諫垣累論元祐皇后當復位號呂日面奏元祐皇后廢處瑶華宮當今孝治之世宜復故位上矍然曰便

當出制耶奏曰昨欽聖臨朝時已復故位號崇寧再廢議者紛然葢姑有去婦之義叔無廢嫂之理元祐皇后於陛下乃伯母也今若尊崇不當出制但宜舉行欽聖已行之命耳先是同知樞密院孫公傅僉書樞密院張公叔夜奏瑶華宫在舊城之外金人時時入侵元祐皇后所處非宜二十三日始徙於延寧宫二年正月車駕幸青城三月二日延寧宫火元祐皇后傍偟無所歸步入相國寺前軍器少監孟忠厚家忠厚來相見吕諭之

曰將來兵退非先還元祐皇后不可元祐皇后聽政則人知復趙氏矣忠厚惶懼曰今金人尚在京國家唯有家姑一人金人知之則復取去矣望姑俟之三月末金人軍有去意呂即啟邦昌曰宜速尊崇元祐太后邦昌乃定議上尊號曰元祐皇太后呂曰此事發端於予若云宋太后則人心疑懼必以予謀為非遂以疾在告不與其事是晚孟忠厚冢携張邦昌上元祐皇后劄子末具述興復之事乃知前日之事或有教之者畏逼故也

五日元祐皇后入延福宫吕又啟張邦昌歸政故事邦昌曰以軍退未遠欲俟别日吕云時不可失至九日申未間遂召百官太后以是入禁中始開諸城門圜城半年至是諸門始開正當圜閉之際士民多病夜眼日中如故每至黄昏時則眼不能視物謂之夜眼或以謂城門久閉氣不宣達之故也治之法用水調蛤粉往往一服而愈

邦昌追回諸路赦文并敉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

遣馮澥李回為奉迎使副權知樞密院兼領尚書省事王時雍權門下侍郎呂好問權中書侍郎徐秉哲權尚書右丞李回權同知樞密院吳幵權簽書樞密院莫儔奏乞各還舊職奉面旨依各還舊職依舊且兼權見領職事韋壽隆乞罷給事中奉面旨文武差權事人令知尚書省事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時諸公皆欲作真兩府坐繡鞍重蓋喝門下中書樞密者盈道莫儔喝道者凡數百人及初八九間事體一變自知不可僥倖乃

入劄子乞免正官法帶舊職兼權於是撤去繡鞍呵從稍減人皆笑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戊辰盡十日己巳

遣謝克家來歸大宋受命之寶於帥府太后遣姪權衛尉少卿孟忠厚賫書勸進於大元帥　書曰吾自處道宮垂三十載迺者都城失守二帝北遷撫事悲摧實無

主意忽承中旨俾正號名追惟閒發之餘當此危亡之際胃居寵數誠亦何心瀝懇再三莫之聽許乃以此月五日入延福宮而百辟建言請權聽政顧早衰多病且久去宮闈豈復能堪朝廷大事言念趙氏舉宗之盡去人心思宋之日深不屬老身難當此責是用夙宵黽勉期濟艱難然神器久虛必須真主今中外近屬唯王一人矧忠勇英明四方屬望入繼大統非王而誰已遣馮澥李回告王傳序之意王其速馳與衛入處宸居上以

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吾所嬰之重負既付託得人當便辭機務之煩以就安閑之適今遣姪權衛尉少卿孟忠厚親承動靜并道吾意夏初微暑更慎保調四月空日母致書元帥大王　邦昌遣謝克家來歸玉璽一紐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大元帥府僚屬引克家捧寶前跪以進王王謙拒久之慟哭不受已而跪受命汪伯彥司之伯彥跪捧用藏巾篋守之惟謹　耿延禧中興記曰邦昌遣謝克家及孟太后遣姪忠厚同賫

大宋之寶及太母手書勸進帥府官僚耿南仲以下引

謝克家等見南仲奉大宋之寶授上上慟哭羣臣皆慟

上跪受寶讀書訖謁者引見謝克家孟忠厚如賓客之

儀上謂延禧等曰張子能誠知禮使其不知分而妄作

吾必以兵取之所傷豈勝計哉得免吾舉兵亦可取矣

初聞謝克家賫寶至或者謂邦昌自受楚則賫大宋寶

來彼無用者耳既聞邦昌奉太母等恭狀上始不信上

再命延禧作書諸道帥令逐頭項人馬只於京城下寨

聽候指揮不得發一人一騎入城謝克家辨事僞楚進狀云右臣準尚書省劄子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宫謝克家進狀七月十六日奉聖旨令臣聞具當時因依奏聞者臣契勘先於靖康二年三月一日張邦昌入尚書省臣舊不識邦昌當日方見臣便以言動之因說相公輔兩朝出使逾年終免禍難若非忠義何以及此邦昌云自來恨未拜識臣言相公曾察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金人兵威耳金人去後能保人心如今日乎

邦昌曰誠如是也臣曰當今康王在外元祐皇后在內天意亦可見邦昌曰是邦昌之心也後見邦昌臣說相公今日權宜濟難須是便做個痕跡令人曉了邦昌問臣當如何臣說將來不須入到禁中須於內東門裡閤子中安下不須見宮人輩又勸邦昌遇有人使方着送來衣服平日只着常服其餘並是隨衆同見至初七日王時雍申明乞差官分管職事臣其時不肯承當門下省人吏來參臣亦設椅請坐以示堅不承當之意邦昌

自謂臣曰忘省中之語若虛着窠闕被軍前差將來人如何臣當時已傾心陛下再三思得利害實是如此若軍前差人則城中束手做事不得矣所以含羞忍恥者以圖大計也自後臣又累勸邦昌不可稱聖㫖不可用衛士排立不可坐紫宸垂拱等殿不可改年號不可肆赦後又見欲與朝士差遣臣思得邦昌不能盡用臣言若更别用不是當人恐妨大計故臣累說今日豈是差除之時如是闕官不得已不如且用舊人臣又勸邦昌

差人迎立陛下臣說康王當今合立者也當遣使道迎立之意如此便是功臣不然即叛臣矣為功臣為叛臣只在此舉豈可少緩邦昌曰非是少緩只是兵戈如此何縁遣使去得臣說須是預先差人使軍民曉了其差人月日將來亦可驗實所以節次差謝克家等是也臣此等事未嘗與人詳說慮有自矜之嫌今既奉聖旨令臣開具因依即不敢隱漏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秦湛回天録曰邦昌三月入都省是日呂好問晚見邦昌邀

衩衣相見先是初聞皇城司定議呂公憂懼甚或曰呂
勤與邦昌頗熟呂公問勤曰邦昌何如人勤曰舊日見
渠小膽怕事特甚故呂公求見間便以言動之曰相公
輔相兩朝人望為允出使逾年卒免災禍若非忠義所
感何以至此邦昌曰久聞盛名常恨未得拜見呂公又
問金人所為邦昌曰却時得與肅王相見昨肅王不快
邦昌逐日覷當親自與他合藥幸得肅王安樂昨回來
過邢州城下鐵騎不滿千人忽向城作一字陣城中吏

無人敢出中國人柔弱如此既到國相軍中差十數甲士監守夜間雖翻身亦上床覷當呂公曰此金人之情也相公知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金人兵威耳今金人既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張變色曰然呂公曰金人言語不通皆是契丹深怨朝廷又春間發遣燕人非理今燕人遂為血讎反臣金國相與謀盡要去趙氏豈留餘力然康王在外他不知所在元祐皇后在内他亦不知天意亦可見豈人力能違天也相公若權宜應

副尼堪之意變作還政復宗社之謀則天人皆應變禍為福邦昌曰此邦昌之心也望相公密其謀恐有愛利或亂視聽也吕公入省中再見邦昌曰相公今日權宜濟難湏從初便做個痕跡使人曉了邦昌曰當如何吕公曰軍中送來者衣服若遇金使方可着他時只與大夫常服相見可也今又不可用衛士排立不可山呼又有一事相公不若只在會通門外閤子中安下不要入禁中先朝宫人不可相見如闕人使喚親戚處借一兩

婦女使喚可也邦昌曰外人豈敢帶他入去呂公曰勸相公不要入到裏面恐衛士聞之憤怨也以呂公權門下省呂公堅辭不肯當邦昌曰忘省中之語耶若虛着窠闕被軍中差人奈何呂公曰乞差官以次權攝邦昌曰若二帥問因何不依朝制則大家都不穩便呂公思得若軍中差人來則內奏事束手不得矣吳幵莫儔自敵營而金相劉彥宗侍中言一千年後亦不得說着趙字明日敵中貴人十數輩至南薰門曰康王我眼上物

當以五萬騎取之今安在呂公對曰康王不知所在大王貴人在國門之外尚且不知圍城之中如何得知左右勸公語言太峻或有不測呂公曰盡心國家應有鬼神護用此繫腰帶子便自經也天地當覽此心必不降禍呂公曰事急矣募人持書上大元帥謂大王所領兵若可當敵則俟敵歸可以邀擊以迎二聖若彼衆我寡即宜遠避若二聖不可回某於城中議定願大王自立為宗廟社稷之計以雪二聖之耻大王若不自立恐有

不應立而立者臣世受國恩身忘宗族皆不敢䜿所以敢為此言願大王痛察金人立邦昌或勸坐紫宸殿垂拱殿吕公謂邦昌曰豈真個做乎邦昌矍然吕公語邦昌曰相公宜早遣使推戴康王於城内便是功臣若先為城外推戴策立城内便是叛臣為功臣為叛臣只在此舉豈可少緩耶邦昌曰非是少緩兵戈如此豈容遣使耶吕公曰但預先差人使軍民知之將來縱來别人策立亦可驗差人月日則心跡自明不然豈但相公不能

自保其輩家屬豈可保耶於是差謝克家賫傳國寶往
大元帥府大元帥府僚屬定即位南京之議　日歷曰
戊辰幕府臣羣僚耿南仲等會於麟嘉堂集議王即位
事諸將及官吏或曰濟州或曰南京而四鄰郡邑初夜
望濟州紅光屬天如赤烏翔翥皆謂是火光逹旦村人
如城乃知非火識者謂火光乃宋火德之符亦如周武
王火烏之瑞也濟州父老軍人無慮萬計以祥光所發
乃詣麾下乞王即寶位於濟州幕府羣僚曰南京寶位

藝祖興王應天順人之地王宜即帝位於南京紹隆先烈於時宗室仲琮等議昔晉安帝蒙塵西上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行事不改元幕府羣僚同難曰昔唐明皇帝遭安祿山之難車駕入蜀詔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拜裴冕御史中丞副之冕與杜鴻漸崔漪等請皇太子即帝位其辭大畧以主上狩蜀宗社神器要有所歸宜正位號有如逡廵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皇太子始即帝位於靈武卒能克復兩京迎太上皇帝於蜀况

今日之禍二聖北遷邦昌僭偽天下惶惶有甚於天寶
時大王以太上皇之子皇帝之弟入繼大統其誰不以
為宜矧皇帝命大王以兵馬大元帥屬意可見矣今天
下兵馬會合不於此時蚤正位號將恐姦雄乘隙摇煽
紛紛宜用唐肅宗故事推戴大王即尊位以定天下實
宗廟社稷之福羣黎百姓之幸何且稱制徒取法晉武
陵王實無能利國家而安祖宗在天之靈慰二聖之南
望也延禧徐謂仲琮曰公是宗室豈不避嫌會有竄逸

自敵寨歸者傳太上皇聖語康王可便即皇帝位又衣裏蠟封方二寸許親筆二字即真並昭天命之符二聖相授之至意仲琮等議遂屈於是勸即帝位南京之議定矣尋擇官王符選擇得四月二十一日庚辰具以呈稟王慨嘆可之　中興記曰是時議上即位於濟州或南都未定濟州父老軍民數萬人詣轅門乞即位於濟州羣臣議即位於南都便乃集議於麟嘉堂宗室仲琮等數人議不當即位當著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詰

四方南仲延禧世則曰二聖北狩天下不可一日無君道君之子皇帝之弟唯上一人已建大元帥統天下兵不於此時正位號以定天下天下無所統一將生亂稱制不改元邠可久必即大位而後天下定況有自敵寨歸者道上皇語云可告康王即大位為宗廟社稷計若即位乃道君之心宗廟社稷之福也何淡衣稱制以取天下之疑生天下之謗乎仲琮議屈遂定即帝位於南都

十日巳巳邦昌避位　周懿文奏徐秉哲已依舊開封尹竊慮亦合却還大理卿職事可依舊權開封尹見權執政並免簽書舊職孫僅許緩並致仕將作少監蘇餘慶兵部侍郎唐恕太常丞唐元衡乞致仕不允盧襄權兵侍六人乞還舊任盧襄去冬以侍郎乞宮祠沈晦時為給事中吳玕莫儔至此尤為恐懼蓋當時為金人驅使出入傳道指揮如僕隷日遭詬駡至於持廢立文字推册邦昌皆由此二人今知去住不得乃辭免　趙子

松繳張邦昌與翁彥國書狀　據經制使翁徽猷申今月初十日午時朝散郎尚書戶部員外郎李健奉議郎陳戩至彥國軍前賫到張邦昌書一本實封印記除已繳連賫申大元帥大王行府外今録白到一本連粘在前申當司者右件録白到張邦昌書一本連粘在前今月初一日卯時據太康縣中開封府差人送到四月二日黄紙手本一道全是登極赦意某即時行下太康縣不得行出及遍下諸路不得施行唯聽大元帥行府之

命至當日未時據太康縣中準知太康縣事大夫引為
據奏院申準開封府指揮拘収初七日弓手丁進葛政
賫去尚書孔陪敚降到黄紙上印手本立便火急令差
去人申繳前來以憑繳納不得悞事縣司除已収元降
手本繳去急申乞照會某竊惟兵事貴速幾不可失事
乆生變雖悔何及子崧與翁彦國已差翁挺吕彌中狀
詣府伏望大元帥大王俯狥勸請速正位以繫天下之
望以折逆臣之心子崧等除一面進師城外以聽王旨

外伏候王吉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三至九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席慶年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四月十一日庚午盡十四日癸酉

十一日庚午太后御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内東門資善堂侍從官以上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犀帶魚袋獨班歸兩府幕次邦昌僭位三十

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不稱聖旨稱余禁中諸門用鎖匙曰邦昌謹封曉示凡文字不稱詔命遣使入朝則正坐常朝則偏坐百官入朝以平交禮相見稱名稱諸公其中未可知也惟王時雍王紹王及之者附會以真主事之幸災樂禍畧無畏於天地神靈此曹佐之安得忠義邦昌肆赦蔡州不行諸道勤王兵皆受康王節制邦昌知人心不與不能自立乃收所下赦書出居東省迎孟后垂簾聽政自稱太宰總百揆欲襲曹司馬故事入朝不趨謁拜不名未幾聞外兵頓劄

城下而諸道勤王將文檄問罪邦昌惶懼乃議往迎康王先遣人至南京勸進王時雍數勸邦昌自為之計謂曰騎虎勢不得下後日噬臍無悔矣宜熟慮之徐秉哲亦因贊邦昌不從乃止太后下手詔播告天下詔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始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救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癃之資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

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
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
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
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康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
請俾膺神器之歸緜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
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
在兹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
至計庶臻小惕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

意　回天録曰呂公好問建言今日布告復辟之書須是明白使人易曉不必須詞臣乃命太常少卿汪藻行十二日辛未監察御史姚舜明齊之禮太常博士華初平乞致仕不允宗澤謝大元帥賜書狀書曰伏聞大王仁慈頒賜教翰令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讀再四涕泗横臆仰認眷私責任之重但恐疲薾雖自瀝竭路遠言輕不能感動有誤大事罪不可逃澤伏見姦臣張邦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又挾孟后以令

天下仍欲散諸路勤王之兵其篡亂踪迹無可疑者今誨諭有或出權宜之語且人臣豈有張紅傘服赭袍居正殿者自古奸臣初未嘗不謙遜退避中藏禍心不測況惡狀彰著如此今二聖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唯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整頓乾坤興復社稷以傳萬世不可遲疑牽於不斷澤衰老痛切忠義之極不免縷縷敷陳乞賜克亮早定民志使天下有所歸向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願大王速圖之别幅曰并承親誨筆之紙

尾仰荷陰譴所批近有尚書省劄子於鄆濟間尋訪大王事此乃出自敵計不可不察澤近探得御寶與朝廷印記盡為敵携去兼驅行吏故作行遣惑亂天下何稟等亦在敵中澤近行下河北等路州縣已令當切驗認不得憑信若大元帥文字方得施行過為隄備去訖伏乞照察趙子崧謝大元帥賜書狀子崧今月二十日伏蒙大元帥大王特屈威尊遣使賜書仍加親筆以示眷存某一介遠外非所宜得再拜伏讀感激涕零恭惟大

王孝弟通於神明忠勇聞於中外遭國大難義不戴天屈己逮下詢復以諭將帥眞欲掃蕩氛祲迎還鑾輅號令明白曲盡事幾況在臣子其敢愛死子崧見已進軍入緞太康縣與翁彦國犄角入援外今日據探報因子崧等所遣前軍既次到都城張邦昌即有懼意已貶號冢宰易紫袍欲再議元祐皇后尊禮先差謝克家再差馮澥李回詣行府迎請定十二日寅時行其竊謂幾事貴速久則變生天命未改人情效順不假大横之卜自

膺神器之歸伏望斷以不疑俯狥羣情速正位號以慰都人之望以折敵人之心則於迎奉二聖指日可待子崧已差翁挺吕䃣中賫狀前去外子崧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十三日壬申范瓊揭榜金人尚留滑州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繼有到闕者道路漸通百姓漸有出城者范瓊乃揭榜云據探報金人尚有後軍掃地軍留滑州界上仰四方客旅未得輕出百姓已知金人悉渡河河南無警

而瓊乃揭榜以惑民民皆罵之　宗澤具狀申大元帥府乞行五事宗澤具狀申大元帥府乞即寳位以安天下并具劄子曰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億萬世方今二百年豈謂金人横肆邀迎二帝與諸王渡河北去天下百姓所注耳目而繫其望者惟在大元帥府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彼之强敵將自知退避矣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而大亂宗廟社稷

亦從而傾危二帝二后諸王無夤緣而回敵勢愈熾亦無緣而退此事在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如何何謂之道澤謂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曰尚恭儉而抑驕侈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是五者甚易知甚易行然世莫能知莫能行者因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多逆於心也柔邪諛佞驕侈逸樂私偽之事多遜於志也伊尹有言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

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大元帥大王於應酬問答之間以玆五事卜之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澤之血誠痛切每思趙家本嗣無疆大歷服今勢孤危岌業如是澤願大元帥左右嘗胆不忘在濟時夙夜羹墻不忘我祖宗時則天下自安宗廟社稷自寧二帝二后諸王自回金兵雖熾自可挫其鋒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行之而已罷散萬壽節差御史一員往西京視陵寢曹輔往元帥軍前分析攀書

十四日癸酉開封府以皇弟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劉子揭榜曉示　榜示曰準皇弟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劉子書當府領兵勤王已被受手詔云已與金人講和及得曹樞密等書稱不得輕動誤國遂分屯人馬近畿以示逼逐復據探報事車駕屢幸彼寨恐有奸謀即傳檄河東河北激勵軍民以兵邀迎於前促勤王之師追於後莫不響應今聞兵衆既行未知二聖所在臣子之心痛淪骨髓呼天叩地隕絶無所雖有探報未審虚實仰

開封府詳此速開具兵馬離城盡與未盡二聖車駕還與不還仍曉喻來前初王漸聞二帝北狩金人退兵也嘗泣謂幕屬諸將欲身先士卒追之諸將以大王玉體即宗廟社稷所係不可輕舉會宗澤申敵騎渡絶已使人焚河橋訖於是乃下檄兩河諸將及山東河北義兵河北列城邀擊敵迎還二聖右劄付開封府開封府承帥府劄子乃揭榜曉示　監察御史姚舜明知衢州王信知江州胡唐世知無為軍知南外宗正事勸進狀具

位右朞等竊以祖宗承五代之後削平僭亂混一區宇
有天下百六十八年斯民不知兵革恩德之所涵育甚
厚綱紀之所維持甚嚴艱難基創垂休萬世政和間姦
臣用事激切任私為謀不臧實使逼乎遐壤以禍貽於
國家金人恃強敗盟稱兵者再皇帝念社稷之至重憫
生靈之無辜結以至信遺以厚幣雖車服稱號之尊無
所顧惜而敵兵強壯舉國南來乘隙登陴斂兵任計求
索無厭忘好造釁遂邀乘輿出臨屯壘謬事和好疑阻

大兵日月既久恣行不道又刼我太上皇與后妃太子
諸王近臣脅持北行使我宗社失守生靈無依乃抑逼
大臣俾僭偽號四海憤痛血泣交訴栔等忝綴屬籍身
丁艱危痛念國家賈心碎首伏見兵馬大元帥大王以
帝室懿親為國藩屏而忠孝英武超冠古今方敵圍城
之初毅然請行單騎出見威聲凜著强敵屈服維聚兵
河朔不日而及百萬肆膺睿旨以大元帥之重節制海
内盛德茂勲注人耳目今日二聖既行羣心恟恟宗社

所繫惟大王是賴伏望大王念天下之至大察事機之至危權聽國事以安中外任賢使能信賞必罰蒐卒豐財以謀大舉庶幾皇天悔禍鑾輿反正使人神永有依歸天下幸甚某等迫切之情意符庶姓謹具狀詣行府披告伏望王慈早賜施行謹狀　批答金人深入輒肆剽侵大兵前驅本期恢復亟聞失守遂茂戰功永惟太祖創業垂二百年二聖在位幾三十載既遭蕩析迺致播遷涕淚橫流心肝糜潰有天有地古今所未嘗聞為

子為臣實不遑處方行追躡誓必邀迎念元帥之權實出上意顧國家之任難狥衆情難議施行靖康二年四月十四日　趙子崧勸進第一狀子崧近累具狀申稟必蒙洞察子崧近聞探報人節次所說及趙晨陳興傅亮等申皆云放水淹城南關中忽閉陳州門兩日必是深拒官師又取傅亮軍數雖是支口食亦恐來探虛實子崧仰惟大王擁兵在外適遭大變天意人心自然推戴不必多端內有逆臣外有強敵四方有大賊若猶豫不

次大事去矣子崧未聞大王移府近京曉夕震懼不如無生伏思二帝臨御正緣羣下議論不一畏怯者失事幾導訣者昧先見直至禍成猶生異論今日切任痛懲斷不可疑日下移軍告諭城中定以子崧入謁宗廟其謙遜之禮俟至城下行之未晚更緩數日必有變生釁時雍儔秉哲幵瓊皆堅於從逆恐生後悔四海無主天下惟知大王若不乘機速進早賜正位大恥不刷大器無歸危亡可立而待非子崧誰肯有露腹心忘鐵鉞之

誅如此其切乎泣血拊膺不勝祈懇取旨小帖子子崧竊謂此舉謙遜退避不得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奸朋萬一翻覆用兵亦難竊望日下進府入京疾雷不及掩耳人心自定乞上慈深察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四月十五日甲戌盡二十日己卯

十五日甲戌兵馬大元帥府劉子金人邀請二帝北去當府已星夜措置邀迎外契勘金人先於三月初七日抑逼宰相張邦昌僭稱偽號今來邦昌已歸寶退避所

有三月八日已後稱中旨事並不得施行差到官不許放上如闕官即開具狀申以憑差官填闕施行兼自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稟當府與決如有姦詐偽冒可疑文字並不得施行繳連供申大元帥府以顏岐充大元帥府參議康周望為王府記室　李綱傳檄京師檄云與湖南安撫郭三益等會合荆南勤王之師旬日得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勤王開封府散牓曉諭　趙子崧勸進第二狀子崧十二十四皆具稟情迫言切上瀆王

聽必蒙賜察子嵇再三思之大王尚未離濟必欲謙遜持重則姦詭之計一日萬變不可少失機會兼兩歲用兵人情只思安定若萬一變生何可禦也二帝危辱正坐謀者不臧依違失斷玩視幾變一旦禍發四顧不知所出令大王處多故之際天心順助逆人自歸以大軍壓之故未敢變若稍遲疑是天與不取也伏望大王深以社稷為念俯采芻蕘之言速賜進府至京城一舉而定其日決可到城恐城中以計誘致却散大軍未敢委

兵趨行府況奔走勸進皆希功幸賞無特操之士某實
恥之専以大兵壓城以待鸞旍不勝祈懇誠切之至
孫覿為宰執等乞大元帥聽政狀右某伏聞金人深入
侵逼郊畿太上皇帝皇帝陛下二聖蒙塵賊臣僭號中
外臣子罔不痛心元帥大王德望在人勲業盛大躬總戎
律王室所憑方今道路不通威令阻隔百姓歸命兆民
係心大王伏望傳令四方総决庶務上體二聖屬望之
意下荅黎庶歸仰之情指揮將臣征伐仇讐収復京邑

奉迎乘輿某等情迫于中憂憤所激謹具狀令修武郎王倚保義郎趙子昰奔詣行府申聞某等不勝惶懼激切虔祈懇禱之至

十六日乙亥差路允迪范宗尹使副請車駕進發并差内侍省御藥扶持官閤門皇城司帶衛士班道供帳御府御輦逍遥子及下禮部太常討論車駕至京奉迎禮儀　南外宗正事勸進第二狀具位右某近率宗室并行省官吏朝奉大夫權應天少尹叔近等具狀被告乞

兵馬大元帥大王權聽國政事續奉答所請難議施行某等竊以敵深入之後道路隔絶于今半年而二聖播遷宗社無守恭惟大王至親且賢功蓋天下羣心所歸實在今日倘蒙俯從衆言以安宗社少紓中外憂憤之情則訓民簡兵邀迎可期若徒欲履正守節而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非海内所望于大王也某等迫切之誠寔不能已謹具狀披告兵馬大元帥大王伏乞王慈早賜允許施行謹狀批答禮備大經存而可考國有常典

實不敢渝屬王室之艱難當元帥之寄委金人侵逼神
罷至危惟早墜之是思雖省愆而何補薦聞誠懇祗益
兢慚念父兄方冒於煙塵不遑寧處顧臣子輙從于國
事豈所當然知國璽之來歸已藏于守者覬鑾輿之復
誓必遂于忠心所請難議施行靖康二年四月十六日
十七日丙子南外宗正事勸進第三狀具位右某近率
宗室叔近等兩具狀乞兵馬大元帥大王權聽國事復
奉答語所請難議施行者某等竊以國家幅員萬里承

平百年尊君親上之義逺邇無二伏自敵再深入四方
不聞詔令令者凡六易月彼既講和將謂京師人人延
跂以聆德音今二聖既行京邑空虛道路相傳莫不撫
心號泣誓必邀迎然宗廟社稷不可一日不享臣民萬
物不可一日不治政教號令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凡
此若非大王誰可為者大王為太上皇之子皇帝之弟
則親孰親於大王王于大邦兼臨兩鎮而以大元帥之
重統天下之兵則貴孰貴于大王聰明仁信溫恭勤儉

風動海内而忠孝特立亘古所未嘗有則德孰盛于大
王克敵制勝慮無遺策敵熖雖熾畏威而不敢逼則功
孰高于大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而鑾輿蒙塵蹕
滋遠神罷蕩然人人憂疑則今日之於大王億兆同辭
請大王權聽國事乃天人之心大王尚可辭乎大王俯
順衆情則國家之綱紀復正德澤復流政事復修刑威
復振内可以防未萌之姦外可以覊不制之敵奉迎二
聖可以如天之志矣時不可違機不可失宗社再安在

此一舉惟大王深察而孰慮之則天下幸甚某等不勝
傒望激切俟命之至謹三具狀披告伏乞王慈早賜允
許施行謹狀批答國步艱難金人侵伐鑾輿播越詔令
不下無所稟承遐邇之心翕然見屬謂天下之權必正
於一故連日之請乃至再三雖輿情難以輒違而孝心
有所不忍方將偏覽所上詳熟以思俟入京城躬謁宗
廟若鑾輿未還即撫定民庶權聽國事宜體茲意無復
重陳　開封府揭榜曉示種察文狀開封府揭榜云傳

到京兆府安撫使劄子據從議郎秦鳳路經畧使司准備將領第一副將本路竒兵勤王种深狀申契勘淮秦鳳路都緫管司劄子及西道都緫管司牒差統制秦鳳路竒兵軍兵前去勤王深伏念在熈秦守官幾二十年漢番人情委是諳熟令據回紇國大木瓜心及諸國首領等為金人侵犯南朝官家阿爺木瓜心等情願自備人馬衣甲口食前去厮殺共約三十萬人馬及其咀咀國亦使忽令族首領結通温來傳送言語要自夏國出

來皆由河東前去會問撥遣去訖契勘前項諸首領亦為在熙秦累年管當茶場日近相見人情遠邇大段習熟令來逐人為見深乞前去勤王各自情願自備甲馬口食隨深前去委是赤心忠義兼人馬驍鋭强壯深已指揮各人首領統押分數路前去破敵及已差發得力使臣多賫金帛前去激賞上項首領令取便路兼程起發行前來京師會合伏乞指揮施行小貼子契勘深一行軍馬經過縣鎮民居往往以錢粮犒賞父老多稱前

後所過軍馬無此整肅人人皆願隨深前去勤王亦乞照會施行　胡舜陟劄子乞下詔播告四方臣伏見都城圍閉以來號令不及於四方凡半年有餘矣民間因破城之後將士踰城而出者劫掠州縣自守一方京西河北為之大擾又外路聞二聖北轅皆謂中國無主深慮姦雄竊發有害吾民今已遣使奉迎康王即位當有大霈膏澤天下則變亂自消然臣見尚書省劄子排辦儀衛置造輿輦尚未了畢旬日之間外有變故安可不

慮今陛下臨朝聽政臣愚以謂宜先下詔播告四方使
天下曉然知中國有主康王即位有破亂臣賊子之心
以慰海隅元元之望實宗廟之福不然臣恐詔書稽
緩變故横生四海干戈麋沸雲擾都城孤立為患非
輕取進止　趙子崧繳李健所得尚書省劄子狀
據户部員外郎李健等申到太康縣候所申文字報事
須議指揮右勘會金人大軍四月初二日起發前去次
日即遣武義大夫同恩李興潘謹壽三人同往京東路州

探問元帥大王行府所至密行具覆去後初五日續遣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承務郎程選同王府内知蔡琳等賫手劄文字前去初七日又差吏部侍郎謝克家當軍頭引見司韋淵直秘閣吳何賫王寶誥行在初十日差尚書左丞馮澥尚書右丞李回充奉迎使副賫文武百僚張邦昌以下勸進表章并元祐皇后手書前去兼令月初一日為奉迎康王未至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于十一日吉辰皇后入居禁中就内東門

殿垂簾聽政三省樞密院官日赴奏事兼大元帥康王
行府康王已差到使臣黃永錫同恩等於本月十四日
又賫回三省密院奏狀乞早整鑾輅衛清宮闕訖右劄
付户部李郎中等照會靖康二年四月十五日押令月
十六日午時據李健等備申到十五日尚書省劄子取
到真本繳申在前右子崧等節次具狀劄申乞早定大
計號令四方事失機會悔不可言今來又據李健所得
尚書劄子稱初十日已差右丞馮澥等充奉迎使副賫

文武百寮張邦昌已下勸進表章并元祐皇后手書前
去契勘京師事體既反正唯望大王入主社稷以安生
靈遲疑未發事久變生不可不慮或聞議者以謂京師
已經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即位軍中便圖遷徙某愚慮
深為未便今禍變非常姦偽未戢欲致中興當謹舉措
理宜先入京師謁宗廟覲母后明正誅賞降霈四方若
京師果不可都自可徐議所向今逡巡猶豫日復一日
深恐有誤大計兼母后雖已稱制未肯使出號令四方

之遠不知僭偽反正之因士民憂疑姦宄窺伺若更遲留旦暮之間必致別名禍亂伏望詳酌前後所申斷以不疑早賜聽納以慰天人之望小子子崧等前申乞移軍南京當時敵騎未退事勢與今日不同訪聞趙野范訥不戢其下縱令擄掠發掘丘墓人心胥怨又兩軍時有忿爭萬一行府入南京趙范二軍必趨帳下恐有郭汜李傕之變伏乞王慈開納徑還京城早定大計以副人望范瓊除龍神位四廂都指揮使京城四壁都巡檢

使范瓊進加軍職以京城圍閉彈壓之功也汪長源亦除閤門宣贊舍人管幹軍頭引見司使臣各傳一官

十八日丁丑開封府揭榜曉示副元帥公文開封府揭榜曉示淮兵馬副元帥公文當府統率軍兵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分遣諸處人馬追襲掩截金人仍令隨事便宜措置自承康王劄子星夜間道速走使臣等徧督河北河東路諸州軍府將合心併力占據要害斷絶橋梁把隘圍擊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并后妃期還宮

闕與三軍將校臣子死節誓報國恩亦先下大名府路
催諸處人馬將士隨渡徑過與西路人馬相約掩擊去
訖契勘自去年十一月後金人登城按甲而假唱和議
使四方勤王之師坐待近畿詭詐百出使四方蹤跡不
悟致使二帝出郊乃輦載金帛罄竭帑藏以遂欲又邀
擁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已下踰河北去及至啟得外
方覺知四方痛切忠憤呼天號訴日月慘色豈金人禍
我中國及上累君父竊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宗功德滋

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縁姦臣誤國階怨生隙流毒貽患是至令日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上天眷佑宋垂億萬年其必有大賴公卿將帥一心保護廟朝安存士庶以此又見大宋之恩德甚深未有窮也令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性總兵於外親擐甲冑冐犯風雨欲戡定國難輯寧方夏會諸勤王之兵何啻百萬前此守和信盟以俟敵退王為生靈每戒輕動暨國家一落敵計蒼天奈何自康王聞此泪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皆悲

慟左右開勉莫聞便欲躍馬自奪手格敵人以雪父兄之恥見不住進發人馬嚴督忠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皆許充賞期于力救駕回以慰中外故未能歸期于瞻望闕庭欵謁宗廟與本朝父老軍民會道相見伏想輿情日久顧望必興念祖宗積累之厚遽遭禍變作孽致二帝遷播惟康王為社稷宗廟之賴竚成大功褆福天下當所駐兵距都城已近須至公移慰撫都人者

元祐皇后遣馮澥李回賫書來勸進左丞李回右丞馮

澼至濟以元祐皇后聖旨賫書勸進曰吾以薄德罹此多難雖救時敢愛于髮膚而昧道若臨於淵氷顧邦基之所賴繫神器之有歸比遣使軺上馳書牘葢上天之眷顧實四海之傾心諒惟撥亂之姿已定興王之業方長嬴之屆序宜祉福之具膺竚來御于法宫以誕揚于丕號羣情攸屬遐想增懷故兹書示想宜知悉

十九日戊寅御封太常少卿汪藻撰書送御史臺看詳如得允當仰申三省施行當日胡舜陟等奉準御封降

到手書看詳極爲允當伏乞早賜施行百官比三百表勸進詒張徵措置排辦行在所至程頓事務有吉奉先普安兩院皇子帝姬殯堂爲金人發掘速差官繕治宗室叔尚即青城置招募救駕義兵所又分遣使揭黄旗入城名募應募者多游惰之人　大元帥府擺布駐劄人馬議定以庚寅起發濟州是日幕府劄下宣總司於宛事駐劄趙子崧于東明駐劄宗澤所部領一行并權邦彦閻丘陞姚鵬等人馬分擺於長垣韋城衛南華

駐劄防托候大元帥人馬起發仰至二十四日次第前進至拱州南京以來次第下寨其餘孔彥威劉浩丁順張換王徹等並别聽指揮　東道副總管朱勝非領兵來衛進謁於濟州日歷曰先是勝非權知南京邦昌書差使臣賫一書至勝非勝非送使臣下獄以邦昌書繳申大元帥府隨即以兵來衛王見而嘉其忠

二十日己卯趙子崧第三狀勸進子崧恭奉四月十四日王旨令諸頭項人兵不得亂近傍城門驚動人民等

事子崧自發前軍即以如此約束令來遵從嚴命在行
戒諭諸軍甚戢近城及城内百姓悉皆按堵無虞但都
人士庶未知大王還闕之期日夕焚香泣望子崧竊謂
大體一正防秋甚近合措置事不少令内外束手日復
一日坐以廢事甚可畏也又況賊盜充斥人民失所日
俟恩霈庶幾安業且使四方萬里之遠咸知神器有主
人皆退聽伏望大王俯徇羣情仰慰二聖付託之意戒
有司整飭鑾輿即日還闕或狩南都亟下德音大宥羣

生天下幸甚倘或遲疑變生不測子崧亦不知税駕之所矣唐突王聽死有餘罪小帖子訪聞荆南真州海州嚴州黄州蔡光之間有大賊而嚴州尤猖獗惟大霈一出則不勞兵革自然消弭伏乞深賜體察　先遣觀察使臣黄永錫回使臣成忠郎黄永錫先奉兵馬大元帥康王丙寅手書詰張邦昌觀變還具言邦昌遣謝克家來歸玉璽太母垂簾遣馮澥李回奉詔書前來勸進邦昌已還東府京師見將大元帥檄書雕印出賣内外傳

報軍民驩呼以望迎立康王王曰宗廟社稷幸弗毀滅不穀顧蹈節死義以雪大耻爾豈敢偃然而當大事耶

五軍將士呈稟取二十一日擺拽人馬護衛入南京兵馬大元帥府契勘二十日五軍將士保衛兵馬大元帥康王入南京令將頭項人馬擺拽下項辛彥宗依舊充先鋒統制丁順充先鋒副統制祁超依舊充前軍副制王徹充前軍副統制張瓔依舊充左軍統制孔彥威充左軍副統制張俊依舊充中軍統制劉浩充右軍副

統制花實依舊充後軍統制張換充後軍副統制收後

楊惟忠依舊都統制右具呈稟奉王旨依此下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庚辰盡二十八日丁亥

二十一日庚辰大元帥行府發濟州汪伯彦日歴曰二十一日五更初發先鋒次發前軍次發左軍次發右軍辨色發中軍乃請大元帥康王上馬幕府羣僚次第上

馬保衛以進次發右軍次發後軍次發朱勝非人兵次收後晚宿新興店王至是神意喜悅問地名曰新興店伯彥嘗聞太平興國中北敵入邊太宗皇帝幸大名親征方渡河有謁于馬首問其姓名曰宋捷帝喜悅不旋踵果有北方之捷令大王治兵討敵行紹大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將克繼前人之美與夫邑號栢人里名勝母者異矣王善其說是日鄜延帥臣張深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取小路徑赴大元帥

府會合光世躬執櫜鞬望馬足遥拜王命而前問勞訖差光世充兵馬大元帥都提舉五軍　遺吏曰王發濟州王在濟州也陜西勤王之兵惟劉光世到元帥府先是劉光世准上間道遣使臣賫蠟封處分指揮云敵騎圍京師仰劉光世多選馬軍赴闕是時光世以馬軍都候為鄜延路兵馬鈐轄請于帥臣張深授步騎三千光世請益兵不從既行中途值制置司統制杜常還歸且言京城失守制置使錢蓋以將軍馬公屯時潰兵所在

焚刼聚而為冦道路梗塞唐鄧以北皆無官守兵糧告絶光世乃與將官喬仲福等議見永興帥臣范致虛已傳檄諸帥會兵陜郊會承上御札遣使臣黄深宣諭六路大畧云金人登城斂兵不下朕已出郊親見二元帥和議已定宜止天下勤王之兵光世曰不可以詔示衆且速圖進發京西諸處潰兵踵至傳聞京師之事不一衆心惶惑光世矯以蕃官山陜來自京闕乃云二聖潰圍南幸矣乃選使臣葛宗賁封密奏往荆襄江浙乃統

所部由虢畧入太后谷南趨張深亦改途同行次汝州魯山縣聞致虛進兵干秋嶺為金人所邀王師失利光世招集散亡而本部餘丁相繼俱來兵始及萬數軍勢漸壯俄傳金人已立張邦昌即偽位張深召光世及諸將議事深對將士曰諸公好事在目前以所持扇左右倒衆莫能應往往偶語出异論光世乃遣使臣王默張景等將漢蕃弓箭手一百人騎夜半賫狀前去招安盜賊俾深罔測光世密諭之曰側聞康王領大元帥聚兵

京東汝等當詰元帥府分明按下文而回金人既退兵深與光世進至朱仙鎮遇默景得元帥府劄子二道一云仰劉光世將所統兵馬速赴大元帥府一云仰張深將所部回興仁府即於本府駐劄深失聲惶懼光世即辭深去以所部直至濟州時王師無有至者王大喜自是委以心腹彈壓諸軍王發濟州光世從衛　簽書樞密院曹輔資政殿學士路允迪諫議大夫范宗尹奉元祐皇后詔來趣王進發迎謁道左　大元帥府叅道總

管趙子崧榜曉諭都城士庶大元帥叅議東南道總管趙子崧奉大元帥康王劄子節制東南統兵進援王室已至近城竊惟趙氏德澤洽于民心主上仁聖節儉天下欣戴獨以姦臣悞國再致敵人深入禍變曠古未聞至于二聖播遷六宮九族係累天下臣子悲憤痛切肝心糜潰況太廟無主王將兵在外是故去年主上特付大元帥之柄於康王盖本天意康王已委副將元帥宗澤領騎兵迎請二聖車駕又委子崧等提兵入援以圖興

復升壇揷血盟于三軍千萬人惟一心誓死赴難令宰臣身已反正大將等上下和協奉母后寶書遣使請迎康王社稷有主人知所歸都城官吏軍民僧道耆老等世受大恩各懷忠義當金人刼請車駕及後來權宜諒其本心必不忘趙氏各宜安居無生疑惑以待恩撫須至曉諭 趙子崧諭張邦昌書靖康二年四月日寶文閣直學士朝請郎知淮寧府事大元帥叅議兼東南道都總管節制諸軍趙子崧謹致書大觀文相公張公閣下

子崧聞人臣委質事人義命而已見得思義見危致命人臣之常節也議者籍籍謂閤下使金踰年日與金人處坐視謀吾之國不能效寸長京城破陰遣人奉名兼程至巳至敵營復坐視吾之君而不能以死爭其刼請傾危之計閤下或與聞之不然何金人曲折拒孫傳之請卒以與閤下蓋必有定論矣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天下將以此責閤下子崧亦疑是説自閩入居禁中躬受金册即集大軍設壇插血專意討逆三軍之士千萬人

惟一心踴躍奮迅欲得閤下而甘心焉大元帥康王以節制見委責以再造況子崧猥在屬籍義無臣子令祖宗之後係累以去者殆盡如子崧輩偶存若不輔大元帥以圖興復天地祖宗實式臨之翁中丞忠義誠懇言發涕流必欲共奬王室今既大集忠憤難遏亦可畏也忽九日李健陳戩持書至翁中丞有反正之意羣情猶疑惑引馮瀛王曰公此舉由衷乎子崧獨謂殆天誘閤下為斯舉也前所述者諒非閤下本心出於迫脅無疑

閤下少年登科致位宰相必知義命之大戒傳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伊尹猶不可而况其下者乎閤下前日迫於敵威欲保宗廟全都城不得已而從之今敵既遠去即有所避而歸之正以成前功豈不本末明白哉既出至誠便當斷以不疑不可猶豫速出居相府易服自貶親書以示于軍中哀鳴以請於帥府使三軍曉然知閤下前日權以濟事而實不忘吾宋也子崧等亦當按兵城下以待大元帥之命若遲疑不

決則三軍必曰以天下之師誅天下之逆非子崧等所能專也閣下老母垂年伶俜一子身將五十必不肯為覆旋之計或謂閣下親屬便當殄滅況城中萬姓皆北則張氏何邺哉尤而效之大元帥必不忍本道已申行府委所在優加覆護亦恐要知夫轉禍為福幾不容喘閣下其深思之迫於宗社大計肝心潰裂書不能文幸察薄暑惟加慎眠食毋為空言以受實禍不宣子崧又與王時雍等書靖康二年四月日寶文閣學士朝請郎淮

寧府事大元帥叅議兼東南道都總管節制諸軍趙子崧奉書樞密王公門下吕公中書徐公左丞馮公右丞李公樞密吳公樞密莫公初夏薄暑伏惟台候萬福金人深入侵侮暴虐振古未聞痛激肝心不能自存子崧蒙國厚恩親覩斯變誓當以死赴難寧守孤壘四隣皆陷千里一空衝突攻圍乍合乍散者常數萬騎無三日不至獨以赤心堅壁五月敵亦計窮而去自三月十日詳聞大變即連趣翁公大漕與諸路大軍到此節次遣

發入援設壇盟衆有死無二三軍之士悲憤感泣勇不可遏大元帥康王以節制見委仍条幕府再造之功責在僕等子崧義兼臣子職當總帥誠難但已故以由衷奉曉諸公或世家舊族或文儒致身或久廢而起或不次而用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仗節死難之義強顏忍恥坐視傾覆方且自謂佐命此與唐六臣何異而尚未知轉禍為福可乎自古舉事但問逆順不計強弱方金人登城諸公喪膽亡魂手持聖天子付之不能還又

手持符璽再拜與人而不能死今乃偃然據宮闕出號令文致姦言鼓惑衆聽亦何所恃哉以逆節抗大順以羣書生當王師可深憫也區區猶藉能存都城生齒為說不知坐致二聖北遷將誰咎邪公平日所學所言自謂過人今日行事又何其戾也相與亡人之國稽首偽朝居之不疑魚游沸鼎燕巢危幕公不自思耳前日畏死而為不知今有生路否乎子崧節制大軍又檄陝西南京諸道之師四集城下志在清宮以獎王室諸公其自

為計毋忽聞張公頗有反正之意殆天誘其衷若能幡然改圖釋位自貶奉大元帥以繫人心迎還二聖以雪大恥則脅逼之罪尚可全貸而諸公之功與迷而不返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古人權以濟事遂立殊勲惟識事變知禍福能之今有望于諸公也善敗之途亦請自擇言念平昔敢布腹心希示的報軍務方繁不及遍作書幸察不宣

二十二日辛巳大元帥至单州大元帥至单州知軍州

事王賟來迎何志同趙子崧皆以兵來會　趙子崧奏

太后乞先下詔狀并繳中大元帥狀右子崧等總兵赴

難恭聞元祐皇后陛下垂簾有萬世之功矣臣與三軍

將士莫不感泣竊見陛下未垂簾以前京師嘗有書肆

赦諸路繼雖收回仍禁止在城藏本然印賣傳播於外

者不啻数千百本若聞二聖還北易姓改國忠義憤發

兵革四起其間或假討逆之名竊據郡縣使窜臣在城

本心終不能白况其家屬在外或致疎虞所繫非一臣

等伏望聖慈速下明命詔諭四方以陛下臨朝即次遣使奉寶迎立康王以俟復辟所有大赦候嗣君即位日頒降庶幾人心安帖姦宄自消以副陛下保國之隆臣等不勝幸願又繳申大元帥府狀曰右子崧等累具勸進乞早正大號肆赦天下以安人心未奉俞㫖日夕震懼深慮姦宄窃發蠭起蟻聚卒難掃除不免具奏元祐皇后乞先下詔命不惟使四方知大王受命中興自然安帖亦所以警張邦昌堅其誠心不致疑變子崧等愚

見惟大王亟整六飛入朝九廟則一切平定繼無後患不勝祈懇哀切之至所有奏狀録白在前謹具申大元帥行府候王旨　李邴申大元帥府勸進狀邴等伏覩四月初九日大元帥府檄文恭惟國家積累之久德澤深厚漸漬人心一旦事出非常遂至外侮興師再犯宫闕神都傾陷鑾輿播遷人民塗炭土分瓦裂檄書既到官吏軍民無不悼心隕涕痛貫肌骨思欲張空拳冒白刃以赴國家之急此非獨臣子常分亦有以見宗廟神靈社

稷永遠斯民懐舊未忘愛戴之誠上天悔禍將啟中興之運非苟然也𠬝等蒙被國恩或嘗列禁闈或並衆器使捐軀殞首圖報萬分正在今日伏惟大王以親王之重統元帥之權君父刼質臣民無主天下顒顒靡弗繫心當此之際義當如何今京師僭號之臣既由彊抑必不敢久據神器輸欵投誠當在朝夕斯民仰徯大王之來不啻失乳孤兒瞻望所怙周人思名公愛甘棠而况天親上皇之子皇帝之弟受服專征位為上將民心思

望豈有涯哉昔白公之亂葉公將入遇國人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若見君面是艾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乃免胄而進夫葉公以列國之賢人猶懷之如此況大王其何疑焉然勢不可緩者今四方潰兵往往嘯聚閻瑾據黃州周德起金陵李育擾徐兗王鎮剽淮陽其他兵起蝟結千萬為羣將環視而起惟翹首側耳以需天下之變若命令

既通郡邑有統則必斂手歸命以求自新如命令未通郡邑無統姦雄乘之則必盜據要害自為一方將有丹峙瓜分之勢他日欲復一之豈不難哉大王隨行將士暴露風霜亦已久矣蒙犯矢石斯亦勤矣各望尺寸之功不然師老財費久而不已豈復可用哉區區之意謂大王當傳檄天下凡諸路監司帥守應合申禀朝廷文字一切權宜並申大元帥府隨宜裁決行下大王宜稽考前世撕行國事承制封拜然後鼓激士氣鼓行而前

一戰勝敵迎還二聖䝉復之功指日可待傳曰日中必
篲操刀必割成敗之機間不容髮邴等不勝惶懼戰灼
延頸企望之至惟大王裁之謹具狀申兵馬大元帥府
伏乞照會謹狀　再申大元帥府狀右某等近于四月
二十二日專差人賫狀申大元帥府以四月十九日檄
書審知二聖鑾輿未回大王宜稽考前世攝行國事迎
還二聖以圖䝉復可追令再陳其愚伏覬少加察焉方
令天下大變君父刼質儲闈近屬舉之皆行惟大王一

人提兵在外宗廟社稷血食所繫四海郡國號令所稟億兆黎庶存亡所繫惟在大王此為何等時而欲遲疑回卻以辜天下之望負二聖之託哉大王若不早定竊慮有昧于逆順之臣懷向背自全之計加之以師旅因之以盜賊使偽命稍通非惟宗廟社稷危若綴旒大王安所容其軀哉大王必尚疑居攝之事則某前所謂稽考前世蓋有所本矣昔成王即政未堪多難周公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戴禮明堂位所載與九罭之詩是也

成王有成人之德則復子明辟此六經之明訓也夫周公承文武之後獨以成王幼冲然且為之今二聖未回天下嗷嗷靡所繫命大王以親則毋弟以位則真王以任則元帥今日之事責在大王恐大王不得而避也名分既辨號令既行則懷忠抱義者知效命之所拱手觀變者銷從逆之萌盜賊盤據必洗心革面不復有雄跨割據之意師徒奔湊必爭先賈勇以赴功名之會天下之勢定矣如天步既正鑾輿遂回歸尊復辟退就藩服

忠孝之道豈不兩全如金人不知悔禍遲留車駕遂欲蕩覆我社稷泯絶我宗祧則天祐有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王而誰具等誠以世受國恩莫知論報參之往古驗之當今仰揆天意俯察人事至正至順無以踰此惟大王勇斷而決行之天下幸甚屬道塗榛梗未能趨赴行府不勝企踵待命惶懼之至謹狀

二十三日壬午大元帥至虞城縣　大元帥早發单州中刻次虞城縣是日西道總管王襄副總管孫昭遠以

所部兵來會車駕進發有旨令開封尹率父老僧道官員舉人詣行在奉表勸進張邦昌劄子恭聞車駕自濟州徑往南京臣等躬率百官赴行在欲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前去毋后節次遣人迎請

二十四日癸未大元帥至南京大元帥早發虞城申刻至南京府治金人圍京城也屢分兵攻南京朱勝非皆禦退之後有北道總管趙野及宣府范訥兵王淵韓世忠皆在南京故城市全盛是日戒都統制五軍楊惟忠

等警嚴以虞非常

二十五日甲申張邦昌等率百官吏是日出門員外郎宋彦通除右文殿修撰　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許份等狀請大元帥即位於揚州知揚州許份等狀勸請王即位於揚州曰份等竊聞金人渡河二聖遷幸凡在臣子孰不痛心京師士庶欲迎請大元帥大王還處闕下此誠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但中都新破上下空竭人心危懼敵情不測道路艱棘糧餉難繼萬一不虞則内外

隔絶復有前日之患份等與衆熟議皆以為揚州之地控帶江淮城壁新修錢糧粗足若聚兵西北奉迎鑾輿則舳艫潅輸督促而至足以饋師而又南至金陵東抵錢塘一有緩急可以據依其為順便莫過於此伏望大元帥大王深思長慮决定至計即日御衆治廣陵份等謹當戮力協心以佐大事若或已暫還闕撫定京師亦當以少俟按堵亟復東下份等不勝激切延望之至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赴南京迎請百司庶務分半以

去大元帥康王謁太祖廟王詣鴻慶宫謁太祖廟大哭羣臣皆哭

二十六日乙酉太宰張邦昌赴南京　邦昌等自京師來詣元帥行府邦昌以親從官數人自隨王命引邦昌入邦昌慟哭叩首請死王命賛者掖前見如賓禮邦昌具言圍城事始末繼之以泣王亦泣

二十七日丙戌發綱運赴南京　括船裝發綱運及乘載宫嬪等赴南京汴河之舟如鱗次而行内侍邵成章

王夯奉乘輿服御儀仗來大元帥命加汪伯彥顯謨閣
直學士黃潛善徽猷閣直學士董耘徽猷閣學士並提
舉南京鴻慶宮兼侍讀高世則承宣使
二十八日丁亥國子祭酒董道率太學生赴南京奉表
勸進　耿南仲等進呈赦書合行事件司農少卿權戶
部侍郎胡思乞罷權可依胡交修除集英殿修撰知湖
州中山府提轄使臣沙貞殺安撫使陳其金人以太上皇北
狩至中山府陳其登城金人以太上皇至城下諭令開降

太上呼某曰道君皇帝也遂慟哭曰陛下安得至此提轄沙貞曰此中豈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詭詐也以箭射之遂鼓衆喧鬧殺某其子錫在旁倒身護之乃并殺之於是貞自守中山金人逼於歸弟適仕光禄卿靖康遣出使為金人驅廹往燕山府拘囚累年而死適子鑄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諸録雜記　靖康小録曰國家自太祖開基太宗繼統平靖天下四方無虞黎民安業百有餘年至熈寜元豐間邪臣用事託儒藏姦口道孔孟之言身行商鞅之術始變祖宗良法改亂舊章無有存者禍亂之階實兆

於此有識之士奮身力爭而不能奪其說新法遂行而積怨於天下矣及崇寧大觀之初蔡京進用述其說以鉗天下之口排斥正人引用邪慝上下相蒙以賄成其後王黼輩以庸謬相繼祖宗之業於是大壞端人正士棄逐海表庸愚謟佞充滿朝廷至宣和五年童貫王黼始開邊隙取九州之地結怨金人以啟靖康之禍嗚呼馴致於此豈一朝一夕哉初王黼童貫蔡攸之取燕山也識者知其必敗事及得燕山以蔡靖為大帥用降將郭

藥師副之藥師每偽出獵動逾旬日與金人通謀靖察其意而逆知其叛屢奏朝廷而李邦彦在位專以蒙蔽為事奏每不答靖具章疏直達奏聞上覽奏驚召邦彦問之邦彦乃詭為之説曰此乃靖不肯久居邊任欲入朝耳上遂信而不疑及童貫領精兵數十萬取雲中而金人以兵入境邊奏繼至朝廷倉皇無策童貫遂棄所領兵遁歸宰相大臣皆相顧無語會上皇亦厭萬機有禪位之意傳位皇太子改元靖康正月金

人至京師倉猝爲脩議和退師驛名徐處仁至拜爲宰相擢唐恪爲中書人皆賀得人而可以撥亂獨給事中謝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憸人其後附會耿南仲而乖謬有不可言者靖康之初首居宰相而因循失措者吳敏與處仁也姦巧自營廢國隄防者唐恪聶昌也太學生自伏闕朝廷士大夫惡之上出五嶽觀御史臺官孫覿言於上曰諸生欲邀上大疑諸生作亂以兵防之繼而出到國子監前田諸生無亂

行者其疑遂觧初金人至朝廷日下求言詔及兵退則諱言反多責進諫者言路遂塞而士人知朝廷意亦不復上書時人為之語曰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如選人李允文上殿陳議慷慨多論列大臣不和且壞國事而耿南仲唐恪欲招以他事又選人翁挺自名來即論列國事利害及考其殿最則大臣嫉其訐巳雖差遣亦不與之豈有大臣喜怒如此之易見上日以邊事為念早晚自御便殿訓兵羣臣無有助之者如福建鎗

仗手湖南弓弩手到闕上皆親按之李綱有表乞种師道從河北牽制敵勢上遣之屢矣既行而復止者亦屢矣九月間綱遣裴㯹來奏事㯹徒以寛言取爵禄不言邊事之急是時太原重困㯹未及行而太原報到為敵陷矣朝廷自敵兵退議者謂今天子新即位必大振紀綱信賞必罰以革前日之弊而吳敏王時雍徐處仁耿南仲在朝上下相蒙所行事皆不合公議自是有識之士皆知必致禍金兵渡河守河兵數十萬皆棄甲

而走是時羣臣多勸上出幸上不從堅意以死守社稷識者謂城雖可守而今無可守之人敵初到城下以爲有備京城難破遂依前索講和數日尼堪令人廵城約其步數有數百萬尼堪曰必易破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破城自遣八壯士冐矢先登城上人果亂金人既得城遂於城上聚兵掘去裹踏道却於城外置踏道復立木植內及城陷守城兵士走入䕶駕及御兵遞相刼掠禁中金帛上倉惶奔走別殿忽遇越王遂解龍章授王曰叔

叔自做取我元道來我了不得亦不願做官家越王稱死罪安有此理上皇既至軍中亦抗言與敵辨論數其背約起兵敵遂無語及立異姓金人遂欲立司馬朴初朴至金人問其姓名朴云姓司馬氏敵云得非司馬相公之後乎朴曰乃朴之祖敵曰使司馬相公在朝我亦不敢至城下及欲立朴朴曰吾祖有大功德於前朝朴不才誤蒙朝廷任使安可作此以累吾祖之德朴有死而已遂立張邦昌尚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

質中書舍人安扶以金銀不足殺於南門外又縛御史胡唐老胡舜陟等決脊百餘唐老遂死痛哉士大夫不以忠義死而寧以屈辱死是宗廟社稷之不幸而天地穢濁之氣預生妖人賊子老姦腐儒誤國如此間有忠直之士吐一直氣發一直言盡不得容跡於朝都人有識者無不同嗟也初上即位內外盡稱為少帝識者以為不祥果然上在軍中將行乃批手札與朝廷百官云某國家為公等誤一至於此使某父子不相見今已無

可奈何公等無懷舊德勉事新主聞者悲痛又批與開某庫錢可支出買金銀五百兩某父子盤纒聞者垂涕

初金人未至城下大臣以俚語誣云閏月河不凍時有李綱蔣客紿何㮚曰閏月如六月天氣河不凍金人未必能渡朝廷措置事信邪妄詭怪之術大抵皆此類也

朱勝非勝水閒居録曰金人既破契丹至燕地駐軍約本朝自取幽州於是童貫蔡攸為宣撫副使劉延慶為大將軍至盧溝距燕城一舍金相李儼約降延慶遣

銳兵同郭樂師先入蕭后并四軍大王者尚守宮城樂師
既入城縱兵四掠無復紀律一夕四軍以殘兵擊王師奔
亂而還盧溝大軍聞之亦潰金人遂攻燕城四面登堞
填壕㧞城為纒道徙樓櫓反臨城中須索掠取人物俱
盡乃還靖康初敵衆再犯闕既登城亦用此術朝廷不
悟傳諭四方云金人登城按甲不動以為恩德嗚呼予
尚忍言之哉此事傳記兵書皆不載也　丁特起孤臣
泣血録拾遺曰靖康元年春金人退兵之後朝廷大臣

無復經畫各執偏見自相矛盾已而羣奸恊謀力排李綱將兵四十萬俾解太原之圍意以中綱殊不知所以中朝廷也五月种師中敗解潛敗九月三日太原陷凡十五日上下相蒙一人猶未知太原京師屏翰也太原陷則王室如何外内無援可謂危矣諸公恬然不恤尚守和議有建遷都之議者執政曰方遣議和此非所急十一月二十五日敵兵至闕下廟堂始倉皇分遣五路使臣徵天下兵京師復被圍月餘援兵竟不至城遂陷

罪誰與歸王雲外來只要三鎮稅租限半月後到燕山仍要遣使三員分往三鎮告諭從所請則便可觧圍仍不得爽約王雲星馳二十六日入奏上悦顧問大臣皆不許之雲與吳敏素不平吳因以事責令知唐州雲猶抗論再三吳百端沮之竟不遣至九月再遣雲使太原已陷矣去年十一月立冬術者王浚明謂國家大忌丙午年冬三月一日於此借春致祭打牛一如立春朝廷從之聞者以為笑天時豈可借也城陷竟以冬月理或

近似金人亦行夏時去歲天會四年閏月而中國閏十一月天時一也蕃漢雖不同五歲再閏差殊如此豈歷數有工拙疎密耶自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到闕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雪金人陷京師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是夜大火燒開寶天寧寺及居民五百餘家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極寒氣候與陷城日正相若二月二十五日大風金人敲殺梅尚書等四人及捶臺官四人三月二十五日金人前軍啟行自金人入境圍城

首尾半年去來皆取二十五日其餘二十五日悉有灾異不知其適然耶或陰陽度數使之然耶尼堪自謂用兵過孫吳二太子好佛言不殺人大抵金人紀律明士皆用命京城陷統制何慶彦陳克禮死於敵姚友仲死於兵劉延慶安國父子領班置長入祇候及西兵奪萬勝門萬餘衆突出不念社稷安危父子世受國恩操履反愧於市人則忠臣義士不必相門將種也金人逐夜擊鼓報平安聲如雷云每一鼓以過檛檛上仍係以球

或旦或暮其聲不常城破之後遶城種柏不知何意金兵去年屯牟駝崗敵去遂引汴水注崗使城外敵來不復營寨也滸浸八十村使敵至而決水猶有謂敵未至先決水百姓徒受害且使知避水計可謂拙城陷六日驛前所殺金使一乃劉監軍之子破城縻主之後發願洗城登門望城中有黃旆兵滿空中遂止主城者監軍與尼堪太子太子與上在軍金人征求萬端竭內帑至及乘輿嬪御未嘗動色唯索三館上聽之喟然慨歎上

初講和四令太學諸生辛勤効死弗去既命舍人慰勞及議賞諸生感激流涕再幸軍中使人往來猶加問諸生四壁守禦官吏以南壁言之都太守禦孫傅提舉李擢郭仲荀喬師都中統制王璞姚友仲統制高持范瓊何彥陳克禮李湜石可寶其他遂急差人下統制領不下十數員一統制下使臣三五十員効用三五十人使臣日給八百至一千効用三百至五百率皆親戚門生故吏又權貴請求而至者身未嘗到而請給論功倍於

戰士出戰第功隨親使臣并居優等用命當鋒者未必收録未嘗中傷者為重傷歿者申逃亡其弊殆不可言至其尤甚則統兵統率論功第賞雖子弟親戚在重湖數千里外者皆詭名誣奏例被賞京城陷没方擕告劄遣子孫歸耀鄉閭自以為得計者比比皆是守禦之吏如此欲冀死守而城不陷可得耶悲夫　吳興沈良靖康遺録曰宣和中謀取燕山上皇下其議鄭居中獨言燕薊久陷外蕃一旦得之恐難守況先朝與契丹有誓

不宜輕舉宰相以為千載一時之機不可失童貫蔡攸欲開邊隙徼倖立功請議䠞遂以契丹舊賂賂於金人權償山前地十年于是下免夫之令諸路州縣隨民税産科敷足以與之郭藥師請降是時山前諸州悉為金人所掠國家所得空城而已藥師既降貫與之入朝名見禮遇良渥間入内賜宴賞賚不貲未幾請還燕山捍禦即授節度使藥師在燕山數有須索使者往來項背相望於道上皇悉從其請國家既得燕山其歲賂金人與

守禦賞賜不貲議者謂猶獲石田無所用也宣和八年金人乘勢盡破契丹而并其地諸小國黑水波利等國盡服屬焉悉有五國國相尼堪及二太子謀欲南下郭藥師叛降敵連兵入寇河北諸郡莫能禦者敵所過不殺戮惟粮食餉軍檄書有云體堯舜好生之徳興湯武問罪之師餘多不記十二月二十三日上皇禪位上登極大赦天下遣使如金講和敵已破中山遂引而南朝廷聞兵至遣太尉何灌内侍梁方平將五萬屯河上斷

絕橋梁守要害敵至而河氷合遂濟河方平懼不敢戰單騎遁歸麾下兵皆潰散何灌度不能支亦收散卒退守汜水關敵躡其後比至汜水灌兵又驚潰乃引其餘兵還至京師敵過汜水則鼓行而前府縣來報中外震動議以汴都之禍始於王黼童貫等士論皆然二十七日太學生陳東等七百餘人伏闕上書乞誅黼等以謝天下書聞人人稱快上自即位躬行節儉減膳素食詔求直言出宮女六十餘人各任所之又禁奢靡罷不急

之費數日之間人情大悦蔡京自西京過京師上書請入朝覲云有計策上奏詔不許入城馳騎發遣金人再入京城閏月二十五日城陷三十日駕幸敵寨二月初六日夜半忽請上相見何㮚若水孫靚等皆從既見尼堪㮚等並立堦下火炬如晝尼堪令人宣偽詔何㮚若水皆伏地固請尼堪責以無信若水與相反覆詰難尼堪辭屈乃令拽去若水大駡至死而口聲乃絶尼堪與二太子藥師等相顧黙然㮚雖争而不敢駡乃答之孫

覿不爭得免初七日遣人來取太上皇后太子親王帝姬後宮出城尼堪已得皇族出城復令傳薦舉策立見隨蕃軍南官傳等不敢薦乃請尼堪自擇所為當立者百官以次推立凡月餘日議立不決時邦昌以前年奉使到金國與尼堪俱來在軍中敵意欲立之至三月初十日尼堪出一榜文令在京文武百僚各薦邦昌仰至尚書省若有不至皆以軍法從事於是文武官多致仕不往者十二日拜邦昌為帝居尚書省上皇出數日有

手帖至開封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相度分付金人
策立張邦昌策云無德而王故天命假於我手當仁不
讓知歷數在於爾躬餘皆不記初金人建立張邦昌遣
人諭意張邦昌陽為涕泣跪伏不受及僭偽位即遣人
迎孟氏入宮其策云尚念宋氏之初首崇兩宮之禮蓋
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議者以邦昌果有
朱泚之意尼堪住罷根括金銀欲為邦昌結民故也孫
傅既遣皇族遂為尼堪名至青城令見舊主上見謂曰

聮傾重相公斷送我一門家眷傳無對而退初敵圍城放兵四掠東至淮西至濮兖南至陳蔡頴皆被其害陳蔡二州雖不被害屬縣焚燒畧盡泗淮之間蕩然矣京城之外墳壠悉遭掘出屍取其棺為馬槽殺人如割麻臭聞數百里以故數大疫死者過半自城破後物價大貴米升三百猪肉一斤六貫羊肉一斤八貫牛馬肉至二萬亦無得者街巷有病未絶者俄頃已被剐剥雜諸牛馬肉賣之菜蔬已盡唯取軟者啗之至敵兵去盡乃

稍平復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夏少曽朝野僉言曰余生值靖康丙午之難於都城自敵人釁成禍結始末之由余偶知之詳審乃今欲稽考禍亂之由則有大臣乖謬誤國基禍馴致傾危姦回叛異脅附以阽皇輿將帥非人士卒潰叛上自縉紳士大

夫之操守下至市井軍伍之作為皆足以為將來之警戒焉若夫理辯曲直面折彊敵捐身為國以全大節則有李若水力排羣議獨抗仇敵主持宗社義不苟生則有宗澤者為將帥則懷義赴難潰圍入城任執政則守節事君鼎鑊不渝則有張叔夜者至偏裨小校城陷勢危猶結死士欲奪乘輿於虎口則有吳革者侍衛卒伍值時倉卒深察賊計排斥大臣欲拯主於禍難中則有蔣宣李福者皆可垂訓後世光曜無窮焉九月五日尼堪

攻陷太原二太子進攻真定安撫使劉𩐇守禦具備而人心悅服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皆可禦敵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朝廷以金人圍太原防其東軼侵河朔之地乃以劉𩐇為宣撫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扼其險王淵李質劉𩐇皆辟置乃以樞密副承旨李邈為真定安撫使焉而邈優於吏職而拙於應變且新至真定而人心未附倉卒之際金兵圍城精兵既出百姓之情不親故旬日而拔是時朝廷新失太原又聞

真定之報上大憂慄患將帥非人思得豪傑之士以衛邊乃下哀痛之詔金人遣王芮堅欲割三鎮之地金人渡河朝廷大臣唐恪何㮚輩以謂大河之險决不可渡其昏謬如此金人至城下先採濕木編洞屋以新牛皮蒙其上戴之令運土木以填壕次以大木為對樓雲梯小車又廣列檑石砲座尋碑石磨盆石羊石虎為砲欲攻之所列砲石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者日不下一二百人金人自丙午初春用兵攻陷太原皆

以講和割地為語李邦彦吳敏耿南仲唐恪皆隨其計
時何㮚為右丞孫傅為尚書每朝廷計議必面折執政
地不可割金人志不在割地朝廷由是任之至敗事城
破不能權宜濟厄間金人講和反傾意信之曾侍衛兵
卒之不若夫不信於造謀之始反信於城破之後傾危
中外之勢而致乘輿北遷者由和議昏昧而戰守不固
議者曰兵法稱不足則守惟其不足則當死守以固之
而京師將吏軍士自春初守城相疑姦細紛擾不已上

下莫能相制而號令不行城下金人每被砲擊死者百人而行伍不亂城上一箭至則互相驚擾移時不定种師道自春初見士卒守城如此深憂後患宗澂誘士以官爵而竟不與之宜乎士不為用宗澂庸謬士無紀律致都城摧破宗社阽危陽九厄會之數實有以致之者也何㮚鄆王詣金人軍前請講和二帥謂何㮚鄆王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又欲邀上皇出郊何㮚回道金人之意欲邀上皇上

曰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必欲堅要朕當親往二十八日何㮚又至軍前二帥乃許上出是夜彗星見井其光長亘天二十九日何㮚又至軍前日出赤如血㮚歸都堂曾無愧色見執政但喜講和而已與作會飲酒食肉談笑終日自古大臣愚昧無恥未有若此者二帥又遣使乞令人於河北名康王使者傳云聞康王已占據河北之地恐河北州軍恃王不肯交割請遣人迎之是時金人已懷廢立之意而朝廷大臣無有覺悟者何㮚奏

上乃遣僉書密院曹府由京東詣河北迎康王上在齋宫高尚書郭少傅與吳幵孫覿馮澥等對上吟詩唱和又和以太學官對元帥講書及二月六日變議令推舉異姓時王時雍為留守見議論紛紛恐百官不肯書名乃先自書名以率百官從而書名者數百人皆若州縣胥吏書卯歷畧無留滯不終日千餘士大夫及軍民書畢申上時亦有倡說忠義互相詆毀而竟書名舉邦昌者時雍乃蜀人也其在蜀為市牙圖利又王黼當國時

雍專為鄉人納賂求差遣使人謂之三川牙郎其鄉人曰令又作賣國牙郎也或曰士大夫平時享國爵祿不能納忠効計以防禍亂至於傾側顛沛又不知以忠義狥國外鄰禍中國改姓易號反偷生附會為悖逆之事或曰金人拔城以兵脅衆勢不得不然余應之曰令有賊勢臨人之父以脅其子曰汝能殺父活汝子肯殺父以求活於賊乎其在天地間何以為人懼金人之威盡遣上皇諸王及舉邦昌者是殺父以求生也方金人初

圍城上守禦士大夫自宰執侍從武帥將校千餘人金兵數人上城兵潰莫遏軍士卒伍其無忠義不足責也向使士大夫於城破之時人人以死殉國軍兵士卒雖懷怯懼亦不敢潰也唐德宗時守奉天而賊不能拔今以京城而金人拔之究其所以則奉天之臣皆以死守獲全京城士大夫皆窺利偷生之故金人以數卒上城而潰矣今日之患由節義之風不立士俗偷薄其來久矣至於如是甚可羞焉有人問城破之由當應之曰軍

威不立士風偷薄以此破也開封尹徐秉哲為金人所迫押文引令諸使臣大下搜捉宗室使臣利於得財雖多捉獲而免脫者十有二三焉其文引云或於南薰門蕭太師處交割或於順天門耶律太師處交割皆用使牒押字徐秉哲為人之臣國之宗屬乃忍押牒以贈仇讐開封公人并小火下緣取人口安偽擴奪金銀盈室聚會於欣樂樓號曰金擢會其貪生忘國有如此者又要太學博士十人又要博士熊彦詩彦詩時雍之壻乃

易他員代之其忘國營私有如此者内侍梁平王仍指言上皇宫中寶玉玩好鄧述具録后妃皇子皇女李闕獻黒漆皮馬甲二萬副太祖平唐火箭二萬隻金汁火砲樣四勝弩内侍平時享國富貴無與比其内侍負國有如此者在京廂禁軍兵有月粮衣賜國家養此所以衛四方自上中下内教親按諸營武藝精練厚加賞賜用臨戰敵敗衂奔竄遂致城陷自罷守禦每日津搬金帛禮樂祖用儀仗法物秘閣書籍國子監經史道釋藏

印板未嘗休息自旦至暮疲敝困弱有搬至軍前屢有換易往來力乏或憤而擲於地有金人徐謂之曰莫是國家得汝力耶在京禁軍平時衣粮不闕金人圍城激賞已厚敵兵數人上城曳戈潰散至宗廟阽危二主遷越又於破城時恣行刼奪朝廷恐其作亂仍地分彈壓每日於常時受外日支米二升錢一百文城中米貴百姓餓死兵士糶餘粮月獲厚利百千至邦昌即位又請登極犒賞左藏庫摧貨務都茶場支錢搬運縱横於路

見者無不痛恨其軍兵負國有如此者邦昌僭竊行事命百官不出勑但以尚書省牒不建年號又不用靖康號應文榜檄但曰三月初七日有詔與徐秉哲令買藥云社稷山河為卿等所誤可恨者某等父子兄弟成擒耳無思舊主勉事新君可於都司借支錢一千貫買路藥秉哲得之而泣秉哲為府尹應奉金銀根括金銀諸般取索及勾集人口自初破城至金人去凡五箇月府庫帑藏及民間物宗室百官宗屬人口等一有所索一

席之上皆秉哲經營之自旦至暮與金人對坐於朱雀門指顧唱呌不勝其勞也從官數人吏事不及遠甚廢立之際不能措一辭反勾宗室以奉之見金人殺梅執禮安扶等守金使而泣之咸多秉哲勤勞之力而責其不忠之罪或曰秉哲責主求安吏職雖精真奴隷之材也何以士大夫為四月一日金人之師離城下盡去初金人與京城彈壓官曰金人去後宜却治樓櫓守扞拒敵趙家人馬恐壞了張皇社稷十一日邦昌還資善堂

宣和録曰先是城陷後十二月初三日敵須犒軍絹一千萬疋金百萬鋌銀一千萬鋌表段如絹之數只要綾羅綿繡之類不要紗四日開封府榜盡數令於戚里豪富之家根括金帛赴開封府送納六日將内外庫絹盡數令禁軍送之軍前自此數旬不已退回汙損者甚多遣使巡視府庫已封内藏左藏及御前軍器所八日金使又檢校内藏左藏元豐大觀等庫金帛縅封之十日尚書有榜應戚里權貴豪富之家竭其家貲以貼犒賞

以令開封府措置日下拘收轉送大金軍前十一日詔吏部尚書王時雍同知開封府與徐秉哲分東西廂四少尹十五少卿五郎官徧詣在京根括拘收戚里權貴豪富之家金銀財帛犒設大金軍兵或敢隱匿並正軍法捕奴婢管轄問之十三日遣軍人百姓搬絹赴南薰門交納凡一千萬疋自當時日始使來欲割蒲解許之先是軍前諭意金帛不前初十日定下城故凡百應付萬不敢少緩綾絹搬至軍前屢有換易悉要山東河北

者朝廷以酒餚等遣受納番官無算都人自左藏庫前分行相屬至南薫門遞絹輸軍前人給錢二百抵暮方散十五日開封府等處鎔金銀共四千爐金銀每錠各五十兩開封府榜爲大金軍前恠問金銀表段數少聖駕未回都人知緣金帛久留聖駕爭先輸納有福田院貧民納金二兩銀七十餘兩人心可知惟豪貴家不肯盡出差官吏大搜廛里苛急人不能堪至於因執婦女發掘房帷者内侍寺觀倡優旅邸根刷殆遍親王公主

宅所有取上皇旨悉數輸納有司景靈宮內廷駕前䃣皿無一存者每坊巷令里長鳩集仍許奴婢告以軍法從事斬數人首朱雀門以徇日輸金帛如市者有告首內侍藏金者數人率萬餘兩由是內侍悉令出金銀五千兩十三日聖旨令後士庶之家不得將金帶出入候開封府遍令天下其見在金限三日赴開封府送納限滿送納不盡許受僱人男女使告金帛之往肩摩轂擊於道卿監省官以下於南薫門交割敵遣主將皇族郎

君領其事郎君者金主之兄尤自持其勢日布巨梃於前凌辱官吏大理少卿尉遲紹先司直王忠臣少違其指拽坐庭下使唾其口意未愜復抵頰數十以建茗腦麝等物遺之獲免一日倨坐譙門呼官吏俯伏道左左右傳郎君指揮實不曉一語第聞曰明日金帛未足便戮殺十四日詔語云千分未及其一由是開封府及四壁根括官供軍法狀以聞自城諸門皆為敵守雖金帛亦於門首交納細民各分井巷自相糾率雖釵釧銖兩

以上共行助國以竿揭於通衢府前塡委不容置足十四日府榜備示聖旨高尚書傅元帥台令根括金銀盡絶訖具狀申當遣金人入城檢校仰體此意可毋悮事十九日開封府申軍前根括到金十六萬兩銀六百萬兩表段一百萬疋二十三日四壁置場買銀以鋌銷秤盤折耗比元數少十萬兩欲足之也正月内金帛見納比元數金百之一銀一千之一表段十之二開封府復行根括十五日開封府榜益催金銀人不聊生悲戚愁

嘆皆欲自盡集從官議各分定戚家復行根括如鄭紳張襄之衮内侍之類皆平生貪黷之人前日不無藏匿者既到金壁遂自言所有金人復索至於再三十八日開封府榜國相元帥台令恠問金銀表段數目不足問城中士庶惟復要縱兵入城自收或只納金銀表段犒軍令大軍早回仰各體認日下盡數所有送納金人入内徑取諸庫珍珠四百二十三斤玉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瑪瑙一千二百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珠一

百三十個硃砂二萬九千斤水晶一萬五千斤花犀二萬一千八百四十斤象牙一千四百六十座龍腦一百二十斤金磚一百四十葉王先生燒金陳摶燒金高麗進奉生金金甲金梳頭魁各六付金鞍金馬杓金杵刀金作子四百二十五副玉作子七百副花犀帶金帶金束帶玉帶鍍金帶金魚袋等上皇閣分金錢四百貫銀錢八十貫皇帝閣分金錢二十貫銀錢四十貫皇后閣分金錢十一貫銀錢二十二貫銀火爐一百二十隻金

火爐四隻金桌子面二十隻銀交椅二十隻金合大小四十隻金水桶四隻金盤盞八百副金注椀二十副金銀匙筯不計數金湯瓶二十隻琉璃盞一千二百隻琉璃托子一千二百隻玳瑁托子一千二百隻珊瑚托子四百隻瑪瑙托子一千三隻珍珠扇四百合紅扇一百合藍扇一百合行鸞扇三百五十合大扇六十合扇車一百兩金使督金帛者旁午四壁以從官台官各一人提舉催促府中差官巡門提轄四壁又添官十員措置

收買仍令諸倉以米豆換之再納金七萬五千五百八十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三百兩表段四萬八千四百疋又遣使人提舉官以金帛遲延堅欲勒赴軍前嘗曰京城總七百萬户除高力下户寧不出金銀一錠耶明日金使來勒留守大户提舉人供限五日納足元數二十五日金使趙少監傅監軍指揮請八人提舉官赴南薫門受約束遂殺梅執禮等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不足當縱兵自索既而官者復與敵帥曰試

許士庶以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遂督迫益急城中驚駭不知所為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定街巷不問貧富徧加根檢下至貧民一分一錢之微亦取兩府之尚書大戶各金二十兩銀五十兩表段三十疋至寄居致仕選人校尉各以差次輸納稍有違限發遣家屬赴軍前至此人益不聊生矣金人令稱科配不得用根括二字內臣恨取去工妓等又怨所遣官吏既至金壁乃始言城中金帛取未及一二分官吏隱蔽不肯用心

敵必元數督責日急要牛車千輛取景物鍾簴司天臺渾天儀合臺星象合臺天輪自五代祖宗已來所蓄併收江南浙蜀所有上皇二十餘年珠玉一旦取去牛車擔負襁屬不絕又遣李少監郭率入府普淨寺取朱勔家書畫直至去日方絕四月一日金人去盡營中遺物甚多朝廷差戶部拘收象牙一物至及二百擔他不急之物稱是祕閣圖書狼籍泥土中金帛尤多賤之如糞土二百年府庫蓄積一旦掃地盡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七